

古人用诗画温暖寒冬报春来

本报记者 陈晓黎

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这是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。而在咱们中国，华夏民族早已把这种浪漫主义，融入了日常。漫漫冬日，九九消寒，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，在一日一笔中，冬渐短，春来到。

在中国传统24节气中，冬天从立冬开始。立冬一过，万物凋零。当此时，“细雨生寒未有霜，庭前木叶半青黄。小春此去无多日，何处梅花一绽香。”虽然冬夜漫长，苦寒无边，但我们的老祖宗却自有一藏二养三生发的生存方式和人生哲理；在文人骚客的笔下，枯岭飞雪，寒江野渡，笠翁独钓，一梅幽香，更是诗情画意的不竭灵感。

立冬日，烧炭沐香汤，万物收藏

我国古时民间习惯以“立冬”为冬季的开始，《孝经》曰：“斗指乾，为立冬，冬者，终也，万物皆收藏也”，时在霜降后15天，阳气潜藏，阴气盛极。北方大地封冻，万物蛰伏；南方荷枯菊黄，颗粒归仓。

上古时代，立冬与立春一样重要，意味着一年忙碌的收尾。周代就有了祭冬的礼制。《吕氏春秋·孟冬》记载：“是月也，以立冬。先立冬日三，太史谒之天子，曰：‘某日立冬，盛德在水。’天子乃斋。立冬之日，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。还，乃赏死事，恤孤寡。”这一日，皇帝要着黑色衣骑铁色马，率文武百官浩浩荡荡赴北郊迎冬，祭祀冬神。《山海经》上说，冬神名叫禺强，字玄冥，住在北海的一个岛上，人面鸟身，耳上挂着两条青蛇，脚踩两条会飞的巨蛇。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，汉朝时祭祀冬神的场面之宏大，要有70个男童童女一起唱《玄冥》之歌：“玄冥陵阴，蜚虫盖盖。草木零落，抵冬降霜。易乱除邪，革正异俗。兆民反本，抱素怀朴。条理信义，望礼五岳。藉敛之时，掩收嘉穀。”礼毕，天子要赏赐为社稷而捐躯者的子嗣，还要抚恤孤寡。

在农耕文化中，立冬伊始，忙忙碌碌的一年辛苦便转入了养精蓄锐、补给修整的时期。民间立冬，则设炉烧炭，宰羊祭祖，采花草煎香汤，缝冬衣修农具……民谣有云：“立冬补冬，补嘴空”，说的就是立冬这一天，杀鸡宰羊，喝羊汤吃饺子，此风俗绵延至今。

从立冬这天开始，家家户户开始烧炭暖冬。《荆楚岁时记》载：“庐山白鹿洞，游士辐凑，每冬寒曝金市鸟薪为御寒之备，号寒金社。十月旦日，命酒为暖炉。”炉中烤着肉，炉边温着酒，李白挥笔写下《立冬》：

冻笔新诗懒写，寒炉美酒时温。
醉看墨花白，恍疑雪满前村。
白居易与好友刘禹锡寒夜围炉，对话话表衷肠，也写下了《问刘十九》：

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
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

瑞雪兆丰年，瑞雪生诗画

立冬过后15日，节气进入小雪、大雪。农谚云，瑞雪兆丰年，而在文人墨客那里，瑞雪好作画，瑞雪诗言志，瑞雪煮茗清，瑞雪见红梅……

唐代刘长卿的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由远及近，有声有色：

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。
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
柳宗元写《江雪》，天人合一，意境旷远：

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
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
诗人孟浩然喜欢于风雪中在长安城外骑着毛驴寻找写诗灵感，以至于多少年后，苏东坡写下：“又不见雪中骑驴孟浩然，披吟诗卷上峰山”。而陆龟蒙则喜欢在雪后赏景品茶，留有“闲来松间坐，看煮松上雪”的佳句。到宋代，雪中煮茶成为文人雅事，陆游有诗《雪后煎茶》：

雪夜清甘汲井泉，自携茶灶自烹煎。
一毫不复关心事，不枉人间住百年。
到清代，《冷庐杂识》中记载乾隆皇帝“遇雪，必收取，以松实、梅英、佛手煎茶，谓之三清。尝于重华宫集廷臣及内庭翰林等，联句赋三清茶诗。”李渔留有《煮雪》诗，堪称雪中烹茶的教科书：

鹤毛小帚掠清泉，撮入银铛冻煮煎。
天性自寒难得热，本来无染莫教煎。
比初煎减三分白，过后应输一许鲜。
更喜轻烟浮竹杪，鹤飞不似似相怜。
《红楼梦》中的妙玉，更是将煮雪烹茶做到了“茶香高山云雾质，水甜幽泉霜雪魂”的境界；住蟠香寺里，收梅花上雪，装鬼脸青的花瓮，埋在地下五年，还须有黛玉这般清雅妙人，方可开封取雪，煮茶同饮。此情此景，直追明代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：



【宋】马远《晚雪山行图》

崇祯五年十二月，余住西湖。大雪三日，湖中人鸟声俱绝。是日更定矣，余拏一小舟，拥毳衣炉火，独往湖心亭看雪。雾凇沆砀，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

到亭上，有两人铺毡对坐，一童子烧酒炉正沸。见余，大喜曰：“湖中焉得更有此人！”拉余同饮。余强饮三大白而别，问其姓氏，是金陵人，客此。

及下船，舟子喃喃曰：“莫说相公痴，更有痴似相公者。”

文人有访雪，画家喜雪——踏雪寻梅，寒江独钓，雪溪煮茶，雪堂访客等等，是从古至今画家最爱的意境。从唐代王维首创水墨雪景山水画，或白雪皑皑、孤高悠远，或乱雪漫天、肃杀悲凉，历代画家在尺幅之间，借雪意茫茫寒欲逼的山水雪景，抒心绪、问世道、立风骨、扬志趣，留下了无数传世佳作。

来看看南宋“马夏”——马远、夏圭笔下的雪景。

马远有《晓雪山行图》，但见大雪冰封的山间道上，一山民两毛驴，顶风徐行。山民衣单身寒，弓腰缩颈；毛驴背驮竹筐，筐里有炭。此情此景，正如白居易笔下的《卖炭翁》：“卖炭翁，伐薪烧炭南山中，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两鬓苍苍十指黑。卖炭得钱何所管？身上衣裳口中食。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心忧炭贱愿天寒。夜来城外一尺雪，晓驾炭车辗冰辙……”

夏圭有《雪堂客话图》，则是另一番江南雪景。但见山林寒凝，屋顶薄雪，江边老树对峙，水榭轩窗洞开，通见二人于室内对坐，不知是捉棋对诗，还是煮茶论道？江面上一片扁舟，船尾有渔翁正握浆施力，可是柳宗元笔下独钓寒江雪的孤舟蓑笠翁？

冬至阳生春又来，簌落数枝梅

冬至，是24节气中最早被制订的一个，早在春秋时代，中国就已经用土圭观测太阳，测定出了冬至。自这天起，白昼渐长，阳气回升，故又名“一阳生”。殷周时期，规定冬至前一天为岁终之日，冬至节相当于春节。虽然后来汉武帝实施夏历，但民间依然有“冬至大如年”之说，又名“亚岁”，意思是仅次于过年，是开启四时流转的一个新轮回。

先秦以冬至为岁首，君王每逢冬至便不再过问国政，官府要在冬至日举行“贺冬”仪式。《周礼春官·神仕》：“以冬日至，致天神人鬼”，祈福消灾。汉朝时称“冬至”为“日至”，全国放假“拜冬”，互贺新年。《后汉书礼仪》记载：“冬至前后，君子安身静体，百官绝事。”朝廷放假，军队休息，边塞关闭，商旅停业。还要挑选“能之士”，鼓瑟吹笙，奏“黄钟之乐”，连续五天，以示庆祝。民间在这一天，也要祭祀祖先，叩拜长辈，亲朋之间互送美食，女子向公婆敬献袜履，寓意“阳生于下，日永于天，长履景福，至于亿年”。

古人相信“气始于冬至”，认为从冬至日开始，宇宙间天地阴阳气交相合，可以促进人体阳气的萌生，同时人体消耗相对减少，此时进补养生可发挥最大的药效，且可保存封藏最长的时间。这冬令进补的习俗，传承至今。

冬至日开始，进入数九寒天。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有消寒会的记载，无非是从冬至起，每逢九日，各种宴饮聚会。文人们的消寒会又称歌酒会，其与会人数必取“明九”与“暗九”（如9、18、27等）之数，文人们挨个轮番做东，坐炉旁吟诗作画，其诗词字画亦必应“九”之典，饮酒时，亦必以“九”或与“九”相关之事物为酒令。最后则以九盘九碗或“花九件”的便席为餐，以为娱乐。

清朝方浚颐《梦园丛说》则描述了王官贵族的消寒会盛况：“……每当地常空地，普炭炉，暖室如春，浓香四溢，招三五良朋，作‘消寒会’。煮卫河银鱼，烧膳房鹿尾，佐以酒金楼之佳酿，南烹北炙，杂然前陈，战揖飞花，觥筹交错，致足乐也。”

冬至这个特定的节气和自然变化，

也是文人墨客们感叹时光与人生的好题材。杜甫有诗说冬至：

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。
刺绣五纹添弱线，吹葭六管动浮灰。
岸容待腊将舒柳，山意冲寒欲放梅。
云物不殊乡国异，教儿且覆掌中杯。

东坡爱脚婆，李渔做暖椅

冬至后，进入数九寒天。中国传统文化中，九为极数，乃最大、最多、最长久的概念。九九八十一更是“最大不过”之数。梁代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中就写道：“俗用冬至日数及九九八十一日，为寒尽。”数九寒天，就是从冬至算起，每九天算一“九”，一直数到“九九”八十一天，“九尽桃花开”。实际上，是“九九又一九，耕牛遍地走”——整整90天，大地回春，开犁播种。

古代过寒冬，取暖要靠火。皇室贵胄居有火墙暖房，穿有缁犴狐貉，不愁天寒地冻。而普通人家北方靠火墙火炕，在南方，暖手、暖被、暖脚，是民间最普遍的选择。

唐朝时，随着棉花传入中原，有了“重衾”、“绵衾”，白居易晚年在《重衾》诗中写道：“日高睡足犹慵起，小阁重衾不怕寒”，说的就是有了棉被，冬天可以安睡。

而苏东坡的御寒神器，叫做“暖脚铜缶”。他曾给一位叫杨君素的老人家寄去一只暖脚铜缶，并写信告诉他使用方法：

某乡二十一年，里中尊宿，零落殆尽，惟公龟鹤不老，松柏茂茂，此大庆也。无以表意，辄送暖脚铜缶一枚。每夜热汤注满，密塞其口，仍以布单裹之，可以达旦不冷也。道气想不假此，聊致区区之意而已。

这个暖脚铜缶，宋人又戏谑地称它为“脚婆”、“汤婆子”。黄庭坚写了个“脚婆”过冬，特地作诗：“千金买脚婆，夜夜睡天明。”南宋诗人范成大更写过《戏赠脚婆》诗：

日满东窗照被堆，宿汤犹自暖如熅。
尺三汗脚君休笑，曾踏靴霜待我来。
李渔的过冬神器更是拉风，乃是他自己设计、自己动手改造，容桌椅于一体的“暖椅”。在他之前，文人冬日里读书作画，最好也就如明代詹景凤在《草书千字文卷》所讲：“天寒积雪，愿几上笔砚，乃不作冻，住客在坐，乌薪在炉，松萝仙茗在壶。”而李渔在《闲情偶记》里，却对这种方法大发牢骚：“一来炭炉生灰，不利纸墨，二来炭炉所暖有限，手脚胸背不能兼顾，不利著书。于是，他想出了一个妙招，桌椅下做一格活动抽屉，将烧炭暖炉置于其中，取暖著书两不误。后来有人循其思路，发明了铜暖碗，内外两层，外层盒壁四角镂空。内层像个抽屉，可以拉进拉出，内置炭火，足以保持温度，墨汁也就不至冰冻矣。”

九九消寒，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

冬季漫长，古人讲究冬嬉，用游戏取乐的方式，把严寒的冬天过得有趣而有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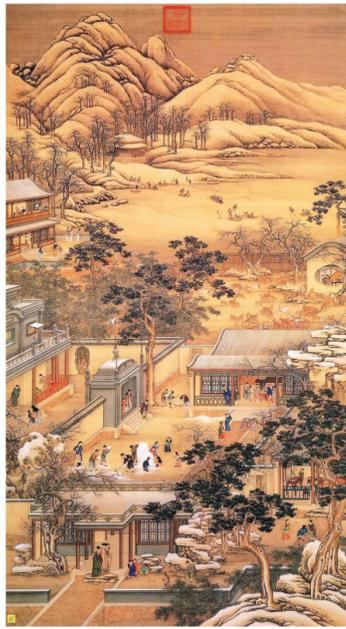
室外冬嬉，首推赏雪玩雪。坐冰槎，拉雪橇，打冰球，这些冰上运动，宋代时已蔚然成风。清代时甚至还有皇家专门的冰嬉检阅仪式。还有一种中国独有的雅致游戏，叫做《九九消寒图》。

《九九消寒图》有文字版、画圈版和绘画版三种。最早在元代，是画梅消寒，在纸上画素梅一枝，花八十一朵，从冬至日起，每日染红一朵，花涂满则寒历。

明代开始，这种很像除夕日历的《九九消寒图》大为普及，除了画梅之外，文字版的最受欢迎，一到冬至，家家户户大人把着小孩的手，一日一笔，描红练字。这个文字版消寒图，一般选取九个九笔字，常用的有：亭(庭)、前、垂、柳、珍、重、待、春、风；也有有的地方选用：雁、南、飞、柳、芽、茂、便、是、春。把这九个字写下来，然后再用白纸上蒙，影写成空心字。九个字繁体笔画每字九笔，每天描一笔，九九八十一笔描完，正好是严冬过去，春暖花开之时。



【宋】夏圭《雪堂客话图》



清院本十二月令图轴



【明】杜堇《梅下横琴图》



【清】缙丝九九消寒图

旧文新读

红楼梦里咏红梅

【清】曹雪芹

一语未了，只见宝玉笑欣欣捧了一枝红梅进来，众丫鬟忙已接过，插入瓶内。众人都笑称谢。宝玉笑道：“你们如今赏罢，也不知费了我多少精神呢。”说着，探春早又递过一钟暖酒来，众丫鬟走上来了接了，各人房中丫鬟都添送衣服来，袭人也遣人送了半旧的狐腋裘来。李纨命人将那蒸的大芋头盛了一盘，又将枣橘、黄橙、橄榄等盛了两盘，命人带与袭人去。湘云且告诉宝玉方才的诗题，又催宝玉快作。宝玉道：“姐妹们，让我自己用韵罢，别限韵了。”众人都说：“随你作去罢。”

一面说一面大家看梅花。原来这枝梅花只有二尺来高，旁有一横枝纵横而出，约有五六尺长，其间小枝分歧，或如蟠螭，或如僵蚓，或孤削如笔，或密聚如林，花吐胭脂，香欺兰蕙，各各称赏。谁知那烟梅、李纨、薛宝琴三人都已吟成，各自写了出来。众人便依“红梅花”三字之序看去，写道是：

咏红梅花得“红”字
那烟梅
桃未芳菲杏未红，冲寒先已笑东风。
魂飞庾岭春难辨，霞隔罗浮梦未通。
绿萼添妆融宝炬，缟仙扶醉跨残虹。
看来岂是寻常色，淡淡由他冰雪中。

咏红梅花得“梅”字
李纨
白梅懒赋赋红梅，逞艳先迎醉眼开。
冻脸有痕皆是血，醉心无限亦成灰。
碾冰弄雪随风去，偷下瑶池脱旧胎。
江北江南春灿烂，寄言蜂蝶漫疑猜。

咏红梅花得“花”字
薛宝琴
疏影横斜艳是花，春妆儿女竞奢华。
闲庭曲槛无余雪，流水空山落馥霞。
幽梦冷随红袖笛，游仙香泛绛河槎。
前身定是瑶台种，无复相疑色相差。

众人看了，都笑称赞了一番，又指末一首说更好。宝玉见宝琴年纪最小，才又敏捷，深为奇异。黛玉湘云二人斟了一小杯酒，齐贺宝琴。宝琴笑道：“三首各有各好，你们两个天天捉弄了我，如今捉弄他来了。”李纨又问宝玉：“你可有了？”宝玉忙道：“我倒有了，才一看见那三首，又吓忘了，等我再想。”湘云听了，便拿了一支铜火箸击着手炉，笑道：“我击鼓了，若鼓不成，又要罚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已有了。”黛玉提起笔来，说道：“你念，我写。”湘云便击了一下笑道：“一鼓绝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有了，你写吧。”众人听他念道，“酒未开樽句未裁”，黛玉写了，摇头笑道：“起的平平。”湘云又道：“快着！”宝玉笑道：“寻春问腊到蓬莱。”黛玉湘云都点头笑道：“有些意思了。”宝玉又道：“不求大士瓶中露，为乞嫦娥槛外梅。”黛玉写了，又摇头道：“凑巧而已。”湘云忙催二鼓，宝玉又笑道：“入世冷挑红雪去，离尘香割紫云来。

槎桢谁惜诗肩瘦，衣上犹沾佛院苔。”黛玉写毕，湘云大家才评论时，只见几个小丫鬟跑进来道：“老太太来了。”众人忙迎出来。大家又笑道：“怎么这等高兴！”远远见贾母围了大斗篷，带着灰鼠暖兜，坐着小竹轿，打着青绸油伞，鸳鸯琥珀等五六个人簇拥着，每个人都是打着伞，拥轿而来。李纨等忙忙上迎，贾母命人止住说：“只在那里就是了。”来至跟前，贾母笑道：“我瞒着你太太和凤丫头来了。大雪地下坐着这个无妨，没的叫他们来踩雪。”众人忙一面上前接斗篷，搀扶着，一面答应着。贾母来至室中，先笑道：“好俊梅花！你们也会乐，我来着了。”说着，李纨早命人拿了一个大狼皮褥来铺在当中。贾母坐了，因笑道：“你们只管顽笑吃酒。我因为天短了，不敢睡中觉，抹了一回牌想起你们来了，我也来凑个趣儿。”李纨早又捧过手炉来，探春另拿了一副杯箸来，亲自斟了暖酒，奉与贾母。贾母便饮了一口，问那个盘子里是什么东西。众人忙捧了来，回说是糟鹌鹑。贾母道：“这倒罢了，撕一两点腿子来。”李纨忙答应道：“要水洗手，亲自来撕。贾母又道：“你们仍旧坐下说笑我听。”又命薛宝琴三人也都已吟成，各自写了出来。众人便依“红梅花”三字之序看去，写道是：

咏红梅花得“红”字
那烟梅
桃未芳菲杏未红，冲寒先已笑东风。
魂飞庾岭春难辨，霞隔罗浮梦未通。
绿萼添妆融宝炬，缟仙扶醉跨残虹。
看来岂是寻常色，淡淡由他冰雪中。

咏红梅花得“梅”字
李纨
白梅懒赋赋红梅，逞艳先迎醉眼开。
冻脸有痕皆是血，醉心无限亦成灰。
碾冰弄雪随风去，偷下瑶池脱旧胎。
江北江南春灿烂，寄言蜂蝶漫疑猜。

咏红梅花得“花”字
薛宝琴
疏影横斜艳是花，春妆儿女竞奢华。
闲庭曲槛无余雪，流水空山落馥霞。
幽梦冷随红袖笛，游仙香泛绛河槎。
前身定是瑶台种，无复相疑色相差。

众人看了，都笑称赞了一番，又指末一首说更好。宝玉见宝琴年纪最小，才又敏捷，深为奇异。黛玉湘云二人斟了一小杯酒，齐贺宝琴。宝琴笑道：“三首各有各好，你们两个天天捉弄了我，如今捉弄他来了。”李纨又问宝玉：“你可有了？”宝玉忙道：“我倒有了，才一看见那三首，又吓忘了，等我再想。”湘云听了，便拿了一支铜火箸击着手炉，笑道：“我击鼓了，若鼓不成，又要罚的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已有了。”黛玉提起笔来，说道：“你念，我写。”湘云便击了一下笑道：“一鼓绝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有了，你写吧。”众人听他念道，“酒未开樽句未裁”，黛玉写了，摇头笑道：“起的平平。”湘云又道：“快着！”宝玉笑道：“寻春问腊到蓬莱。”黛玉湘云都点头笑道：“有些意思了。”宝玉又道：“不求大士瓶中露，为乞嫦娥槛外梅。”黛玉写了，又摇头道：“凑巧而已。”湘云忙催二鼓，宝玉又笑道：“入世冷挑红雪去，离尘香割紫云来。

——摘自《红楼梦》第五十回